洛學編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已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長嘗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
書疏義避難岨峽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
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
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
吾心獨無主乎轉側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
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
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
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
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太然歌誦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菓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

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
釋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
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
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
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
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
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
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
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敎養信
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
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
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
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
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
疑都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
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即習禮或習書
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
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
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
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
强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
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
摩成就故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
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
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絶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
必妨外人怨謗是巳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
教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
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
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
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
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
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
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
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
矣惟勉自愛先生既歸絶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
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
人祠先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俱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葢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葢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牧菴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卧起時復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秉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華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宣聖像以朋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閒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淸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諡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卷之四

雎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旣壯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壽父司教鄢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强先生應河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㝷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密指或通宵忘寢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璡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往振先遺餽則又却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慚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貴御焉會御史臺有冤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冤三覆三反臺臣王文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強因不服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日玩誦不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振有老僕是日伏厨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既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眞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論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或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餘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憮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疑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關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聳令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獅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𨙸先生不留當爲請勅𨙸家塾主

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即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愠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温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通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淸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㮚滏人天資穎異讀書刻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生必請端至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
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
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
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
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淸贊曰質純氣淸理明心
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
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
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
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緝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强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淸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郞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

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爲闇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闇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買怨癸未謫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敎士風抑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遺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塲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爲贄跽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秦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叅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鞫治一訊即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凝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戸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啟悟轍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奥衍交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决成敗可否通變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所著有疑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塲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

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為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即絕意仕宦遜覽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為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咸就席問難

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
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
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四曰屛雜說以防道害
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
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
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
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
復賙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
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
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諸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遂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意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詣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尚書倉場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國計非詣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綏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為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叅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謚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為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為主尤為緊切真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共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犁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闢心靈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尋宋儒成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儒之訾議也

何栢齋先生附門人周大經道婁子靖樞劉次山涇

先生名瑭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志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慎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跽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瑭瑾大恚出即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恒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敝衣冠不
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黃陵
岡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
學甚衆既遭父喪値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
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
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
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
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商數其十三愆衆爲
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
鳳韶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再乞休遂歷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臯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廢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潔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若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
清恪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
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關中林
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
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
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
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斐樞劉涇
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
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
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劾

大將軍等爲璫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擢廣宗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而從實心卸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晃河南安陽人父歷四川叅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銑齊名蜀人爲之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絶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一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往謁先生過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衍璘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荼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經筵進講以納諫爭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廖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歷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留之值同考會試時宰
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悔問見志搆後渠書
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
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
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偒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
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
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為助者恥於黨
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
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
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別歸田讀書洹上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闡道翼經爲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愼選宮僚召補少詹兼侍讀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璟言何容米家巷爲帝
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
難可聽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
蠹獘秋入賀聖節時値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
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删
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
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
翛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居恒攷正經史折
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
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洹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詩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古之法久失不傳夫皇羲画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賡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畧于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宫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
室先畜媵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近古者猶
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徵粹非
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
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
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
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于
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
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慼檜曹之思開小雅

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緇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纍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
戒𤰞山猶嫌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
魯刪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
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
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乎世小節無與焉
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
顧命防也呂刑襄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
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于四嶽終于秦誓榮在一人
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
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識本末又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當已其道一也春秋王威奪而侯政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毀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删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絀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末哉末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已而絜衆譽者贊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齐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沈毅遂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狀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或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淵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必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操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如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巳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巳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潰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徵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已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闢邪多詆訾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卽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楨卿鄠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尤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

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焚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鏜出鎮朘削無度先生嚴禁裁抑鏜誣奏王劉協力相搆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贛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茲益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勦除悉降其衆績

奏賜璽書褒嘉晉兵部侍郎督修邊功淸查騰驤邊
腹宮府頻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
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
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
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
國以便頤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
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別且壅蔽將自
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
上將南幸承天累疏肯留上皆温旨慰答卽命廷相
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途

勞賚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間以爲請先生曰以吾之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旣無成强冒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愼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

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王蓍谷先生

先生名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傅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甚銜之不閱月綵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

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養
粹疑虛脫落瀟洒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
命就道時陝西值邊警文襄起爲總制見先生喜曰
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提
文襄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終制適歲大饑奏
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
御史李佶傲蹇妄撫論列先生曰御史爲朝廷耳目
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奏李佶
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
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薛方山

曰著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為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

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之時豈復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卽夫子所云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江陳道徵麟董淑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敎士端趨向重躬行闡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諭

章丘亦如諭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於心洎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犴狴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滸墅鈔關所榷僅足國課織

毫不以自污至奉巳澹泊人所非堪先生處之怡如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年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隤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巳共求精一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其爲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已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胥然曰良知無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

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
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乎此非文成宗旨而
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
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所著
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
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說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
子仁弱冠時即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
中即首爲依歸初授如皐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
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
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

若在如皋時轉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營尋遷代州
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絕無餽
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半生素善黄白術慮子仁
歸無餬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
笑而却之居里日以尤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
以疾卒尤先生泣然曰斯道孤矣江字仲川嘉靖丁
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郤唐籓餽聲名赫起以
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
蠹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
川不附巳止增俸一級值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

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
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拂執
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買罪非名教
所棄絕今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
罪譴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
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
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
報謝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
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錄行於世
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

親老乃稍稍屈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心得之快也筮仕河朔推官謹廉隅絕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初夜止小寺聞哭聲尋聲履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爭者積誠感悟皆泣下請罪相友愛如初壽拜禮科給事甫七日建言廷杖削籍閒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誕辰致賀者作永慕詩以却之所著有歸田漫錄行世尭封字淑化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

於奔命激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摻江爲江陵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戶部侍郎謚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卻掃爲閉修出爲眞經濟處爲眞學問蓋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彥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甚出就外傅稍知經義卽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

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親兄弟之國使某備特節焉交擯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勞以筐筥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選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還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鴈行進者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遲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養以歸杜門却軌潛心經術時海內學者多宗陽明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主靜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

以踐履爲義外夷考其行果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改元搜訪遺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次請諒闇之內停罷游讌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請言官當崇大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擬票題覆爲事七請倣程顥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眞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請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困知記頒布學宮使人人知趨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

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內隙先生疏偶及之鄉人留不果上見者以爲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既深留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內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說大學講中庸解就正錄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之人不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總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七時慨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即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眞傳其在於此凡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學與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

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闋補戶部江南山東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賚善士多駭封主事丁內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起復補稽勳歷文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爲朝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蹇出都行李蕭然家僮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錄文集讀易窺言諸儒要錄行世呂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

致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愼獨爲要不爲高深懸寘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總丱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即不妄言笑不與羣兒嬉戲初讀書若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立論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

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飭學宮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横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先生大剗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其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副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

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舊郎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崢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分守濟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海內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頻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餽遺賄遂

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經理晝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異疊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先生不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

致謝先生曰宰相為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為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齋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

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拾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

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潸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輓歌自餞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凉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齋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閫範賓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讌饗豐約之數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

呂夫子也其實政録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適虞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眞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眞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　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啟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

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静攝深宫君臣睽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宫又請預教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祲齊梁淮徐間數千里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宫聖母中宫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全活幾千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偏倩切禁冒濫營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陜西布政司照磨光廟御極起太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鄒南臯馮

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晰疑金臺會語心居功課青瑣藎言諸書行世同時有楊先生淵字湛如一字述復商邱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則與里中孝廉王國禎以道學自勵初仕興化縣置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興學課士如大學士吳甡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攜印抵都謁司禮監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誤爲文雄沛自得取法先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嘉靖己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餘姚時倭寇猖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日聚生徒講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奧遠近從學者常數百人駝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生事親極孝父

病侍湯藥寢食櫛沐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不讌平客縉紳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歿撫其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說略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益得陽明之心傳者也當令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能容益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參政先生革時聞孟雲浦之賢即裹糧求爲弟子誠苦備至旣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曰休休耳其氣曰充充耳其心曰空空耳旣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論俗論士諸約邈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煮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感時事請罷內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闖門

歐御史者具蹟論遺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參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即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聞道下者以文人援懸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

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北丘嘗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嚮慕月川言動奉以爲程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巳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爲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廸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謫檢

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潁雎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孟宇鏈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初撫按交辟結雜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爲太學師所著日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噱錄仰止稾洗心錄行世

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卧一室者四十年緪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

時習語錄一卷子如塤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望蘧譚一卷孫紹芳拔貢性孝友重行誼閭黨無間言著資治說約數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恭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知禮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歸服闋補青浦青浦冠紳之藪書牘無虛日先生誓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以餙廚傳士

子季有考月有課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雜糅責
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
爲文以見志歷刑部主事具疏奏父鳳山先生之寃
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
漏卮杜絶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
公論以明歷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
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
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冡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
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
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

因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鐫級遂拂衣歸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絶竿牘所屬營衛勵精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銀爲買馬置火藥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即先生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二月寇氛橫逼所在納欵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僞官到縣先生欲詈賊死姪行素曰伯父無官守可不

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視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強也即登樓取酒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即扃戶自盡妻王氏妾三人俱相隨以次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

人以爲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爲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强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簒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眞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忠節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旌先生爲諸生時卽毅然以聖賢自任登

萬曆癸丑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為之化
擢吏部郎謝饋遺絶囑託冢宰某為給事所彈公在
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
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
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璫亂政求遷弟某
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
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閹導之幸
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
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
一步輕動旋乞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

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先生與鄒南皐馮
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擬河南會城建魏瓃祠公
以書詗諸紳曰鬚眉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
卯甲子推考功郎魏瓃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尙寶
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授南戸部侍郎清覈侵
冐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庚實不若竭授
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芑
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
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
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

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

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被
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降
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
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
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
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
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
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
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湯斌曰呂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

春秋歸義張湛虛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
可須置學官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
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
鄉久之不第以風敎人倫爲已任恬澹自持而常病
語人曰學貴絶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
出此也崇禎甲戌成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
帝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耆老葢以
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

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入侍東朝一宮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先生挺立端視手采懮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内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戢國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即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自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謀即在兵部儘可入告如劉大夏戴珊故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晚豈有政

本之地先忘其親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爻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深嘞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嫉忌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寻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汪者終不得邀其一二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謝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闖寇蹂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

門分賄權貴爲蔽隱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憑是爲予奪獎劾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汴圍急復議援勦之策請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眞澤潞故事以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三秦先生嘆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都城先生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覲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

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曰既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巳正冠自盡妻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謚文正

國朝改謚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戚子弟無少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即密友終未見其媟笑燕惰之色人有過必婉曲導之請改方巳有貧

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關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膈雖觸嫌犯危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睢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執爨侍藥餌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屏息假寐母微動輒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蹈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已任於北城設壇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册寔使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即嚴訶之人所行非義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顯名爲郡學博忠節建言削籍省覲至郡見先生嘆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艮明山房文集聞見錄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洛學之編叅先文正公承徵君孫鍾元先生命也初刊于崇明令王公廷燦崇明叅先文正公門人也攜其板以歸故家藏寖寥每名公鉅卿文人學士覓讀維艱余小子因匯崇明舊本倩諸同人重加校閱梓行俾無魚魯豕亥之訛誦

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曾孫定祥謹識